



十年一碗家常菜

■ 李静

老朱是国家统计局平凉调查队的一名调查员。2014 年冬天,他刚接手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工作时,第一次走进了西大街的“家常菜餐馆”。那是个挤在巷子口的小门脸,老板大张蹲在门口剥蒜,围裙上沾着辣椒籽,他抬头看见老朱胸前的统计调查证,手上的动作顿了顿,蒜瓣“啪嗒”掉在地上。

“又要填表?”他抹了把脸,指节叩了叩有些年头的桌子。“我这小学文凭,数字比辣椒还辣眼。”灶上的蒸笼腾起白雾,模糊了他眼角的皱纹。

老朱略显局促地掏出调查问卷说:“老板您好,我是国家统计局平凉

调查队的工作人员。国家新开展的‘新设立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’抽选了您的餐馆作为咱们的调查对象。这调查每个季度实地填报问卷,就问您几个数。”他随即翻开手里的报表,“比如上个季度的营业额……”这是老朱和调查对象“家常菜餐馆”老板大张的第一次见面。后来,这样的见面竟持续了 10 年。

春去秋来,“家常菜餐馆”的玻璃门换了新的,大张在收银台装了台二手电脑。老朱教他录电子台账时,他戴着老花镜,手指在键盘上戳得“啪嗒”响:“老朱,你看我上季度水电费比去年这时候少了两成,就是你常说的那个去年同期么,换了节能灯管,省下不少呢;营业额也涨了,因为加了外卖送餐……”大张说着话,嘴角止不住的翘起来。

2020 年开春,大张突然给老朱打电话,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:“老朱啊,我们搬新店了!就在市幼儿园对面,有包间了!”老朱赶到时,新餐馆门口摆着开业花篮,大张媳妇系着新围裙在门口迎客。原来的小门脸换成了亮堂堂的大厅,还添了两个包间,墙上的菜单换成了彩印的,招牌菜“平凉暖锅”的照片吸人眼球。

“老朱,来尝尝我们的新菜。”大张端来一盘红烧肘子,对他说:“现在生意好了,请了俩帮手,女儿大学毕业找了个好工作,我和媳妇总算能歇口气了。”大张说着话,眼睛里透出股喜气,这是日子舒心才会有的。

转眼到了 2025 年,老朱马上就要退休了。最后一次去“家常菜餐馆”填报表时,大张特意提前关了店门。

二人坐在包间里,桌上摆着大张拿手的家常菜。大张给老朱倒了杯茶,说:“老朱啊,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,10 年了,咱老哥俩也是真感情了。说实话,刚开始觉得你这事麻烦得很,就几个数字,问得那个仔细啊,硬生生把我这个粗人带成了个‘账房先生’。不过啊,我现在也算明白了,这小小数字记录的不光是生意,还有咱们越来越好的日子。”老朱翻开最新的调查表,“营业收入”栏填着“同比增长 19%”,“主要困难”栏写着“招服务员难”。

走出餐馆时,夕阳把“家常菜餐馆”的金字招牌照得发亮。大张站在门口向老朱挥手,身后是他经营了 10 年的餐馆,晚风里飘来家常菜的香味,老朱想,这就是好日子的味道吧。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平凉调查队)

夏风拂面稻香浓

■ 卢颖

草帽沿的阴影刚遮住工作用的平板电脑,夏风就卷着稻浪漫过来。我蹲在田埂边核对样方面积,胶鞋碾过带露的青草,裤脚已被稻叶扫出淡绿的印子。身旁的陈姐正用斜线法测点,小心翼翼地用镰刀割着样本点内的水稻,银亮的刀口切开稻秆时,清甜的汁水混着土腥气扑面而来,惊飞了稻丛里几只绿蚂蚱,风一过,稻香味扑鼻而来。

“这风最知时节。”样本田主人李叔直起腰往手心啐了口唾沫,粗糙

的手掌摩挲着饱满的稻穗,指腹碾开一粒青黄的谷粒,“前段时间还愁灌浆不够,这几日风一吹,稻穗都沉得压弯了腰。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连片的稻田在风中掀起绿黄相间的涟漪,饱满的稻粒互相碰撞,发出细碎的沙沙声,倒像是无数支算盘在轻轻拨响。小姜稳稳地抓着带有标签的稻谷袋,配合陈姐把稻谷稻穗装好,蓝白条纹的蓝马甲后背已洩出深色汗渍。

两三点的日头最烈,风里也掺了些燥热。我们在村支部门口的柚子树下装好脱粒机,打扫干净机器后,

把一个地块的样本放在一起脱粒。小姜蹲在地上把稻谷袋、地上掉落的稻谷全部收集齐后,筛掉杂质,铅笔头在标签上飞快游走,偶尔抬手抹把汗,留下道淡淡的灰痕。李叔的孙子端着个脸盆跑来,里头盛着刚摘的西瓜,风裹着瓜香掠过,沁甜的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。

忽然一阵疾风穿过田垄,远处的稻浪翻涌得愈发厉害。回头望见村口的晒谷场,几个阿姨正翻晒早稻,木耙划过谷堆的声响,竟和风中稻穗的私语奇妙地应和着。日头偏西时,最后一块样方测完了。田埂上的牵

牛花被吹得东倒西歪,蓝紫色的花瓣却仍执拗地仰着脸,藤蔓间藏着的七星瓢虫被风惊扰,展开红底黑点的翅膀飞走了。

返程时暮色已漫过田埂,夏风裹着新割的稻禾气息追上来,钻进车窗缝隙,稻香味浓郁十足。后视镜里,连片的稻田却仍在摇晃,像无数双挥动的手。副驾驶位上的笔记本还带着阳光的温度,那些用铅笔标注的数字旁,不知何时落了片金黄的稻壳,被风轻轻托着,在渐暗的车厢里闪着微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昌调查队)



蝴蝶花海

刘美君 摄

旧茬新绿

■ 曾俊洪

八月的风裹着暑气在田间奔走,稻浪翻滚的绿意里正藏着一场生命的接力。我站在田埂上望去,再生稻的禾苗正踮着脚往上蹿,叶片在风中舒展,像无数双小手,托着沉甸甸的希望。这是父亲种的稻,也是爷爷种了一辈子的稻,更是这片土地上,藏着两季收成的秘密。

父亲总说,再生稻是最懂报恩的作物。头季稻收割后,不挖根、不翻土,给点水、施点肥,残茬便会从根须里冒出新芽,憋着劲儿再结一茬穗。就像爷爷,一辈子跟土地较劲,老了腰弯得像把弓,却仍把田垄当成最贴心的老友。

我记事起,爷爷的稻田就是村里的样板。每年头季稻黄时,他总戴着草帽蹲在田埂上,用手掌抚过稻穗,像在数自家的孩子。“这稻子啊,有灵性。”他粗糙的手掌擦过稻芒,留下淡淡的金粉,“你对它好,它就给你结两回果。”那时我不懂,只觉得再生稻神奇——明明割倒的禾秆都枯了,几场雨过后,竟能从根部钻出嫩得能掐出水的新苗,像一群倔强的小家伙,在旧茬上重新站成一片绿。

有一年,头季稻刚收完,连阴雨就下了好几天。田埂泡得发软,爷爷的老寒腿犯了,却仍拄着拐杖往田里跑。他要趁着雨停了,给稻茬追肥。父亲劝他:“爸,等天晴了再说吧。”爷爷把拐杖往泥里一戳,溅起的泥水打在裤腿上:“再生稻的芽娇贵,错过了这几天,就长不壮实了。”

我跟着他们去田里。爷爷佝偻着背,把肥料一把把撒在稻茬间,每一步都踩得很慢,像是怕惊扰了土里的嫩芽。父亲在前面开路,用锄头把被雨水冲垮的田埂垒起来。汗水顺着爷爷花白的须发往下滴,可他嘴里哼着的调子,比田埂边的虫鸣还要轻快。那天回去,爷爷发起了低烧,却攥着我的手笑:“没事,芽儿喝饱了,能长好。”

后来,那些被雨水滋养过的稻茬,真的长出了格外粗壮的新苗。到了深秋,再生稻成熟时,穗子虽比头季小些,却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,压得禾秆弯了腰。爷爷站在田埂上,看着收割机驶过,金黄的稻粒涌进麻袋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“你看!”他指着田垄,“这就是土地的道理,只要肯等,总有第二次机会。”

如今爷爷走了,父亲接过了他的锄头。每年八月初,父亲仍会像爷爷那样,在头季稻收割后的田埂上徘徊。他不再用锄头追肥,换成了更轻便的机器,可蹲在田埂上观察稻芽的样子,和爷爷一模一样。

风又起了,吹过这片再生稻田。新苗在旧茬上摇曳,绿浪一层层推向远方,像时光在轮回。我忽然懂了,再生稻的秘密,不只是土地的馈赠,更是一代代人的坚守。就像爷爷把手艺传给父亲,父亲把期待种进田里,那些看似枯败的过往里,总藏着重新生长的力量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稻田上,为每一株稻苗镀上温暖的金色。父亲站在田埂上,目光掠过层层绿浪,嘴角扬起一抹浅浅的笑。在这片土地上,生命正以最朴素的方式延续——旧茬孕育新绿,父辈传递希望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川调查队)

渔歌唱晚

陈建宇 摄



风采

■ 远之

犁铧的风采
来自对土地的眷恋
闲置和安逸,只能长出斑斑锈迹
唯有开垦不息
才能磨砺出耀眼的光芒

浪花的风采
来自大海的澎湃
每一滴水,都渴望拥抱浩瀚
唯有潮头勇立
才能激荡起欢乐的歌唱

青春的风采
来自奋斗的姿态
从不被定义,也没有什么不可以
唯有挥洒汗滴
才能浇灌出无悔的芬芳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)

乡村生活

■ 计旭鸿

辽西多丘陵,没有高山,但凡依山而居的村庄都会受益于这些山。

山南缓坡多被开垦为农田,一排排整齐的田垄,蜿蜒盘桓,哪怕是在白雪皑皑的冬天,也会浮现出春耕时节画面:扶犁耕种的农人,或弓身或扬鞭,他的周遭定会有开放的山花和鸣唱的春鸟。山的北坡也郁郁葱葱,多松树、栎树,靠近向阳的一侧还会有漫山遍野的杏花、槐花,春夏之际远山一片花海。

每次经过这样的村庄,都会被两侧山上的景致所吸引,家家户户的门框上挂着串串蘑菇,窗台上铺着黄澄澄的山杏核,房顶上晒着缀满豆荚的秧杆……山林繁茂的村庄,一定还有一条小河从村边或屯中穿过,而且四季不枯竭。那是一条清清凉凉的山溪,它从大山深处远远地流出,滋润着村庄的土地,哺育着村庄。村子里的河水清澈见底,孩子们用几块石头、几捧沙子就能叠成一条小坝,河水不徐不疾地从脚下流淌,快乐的是溅起的水花和清凉的感

觉。如今村庄里的河道都砌上了石堤,有的还做了叠水的堤堰,溪水潺潺,成了村庄里一处新的景观。

青山水库移民早已搬进了山上的新村,宅间路全部做了硬覆盖,安上了整齐的太阳能路灯,自来水、有线电视、互联网全部进户,浴池、超市、卫生院、学校、幼儿园……由于工作的原因,我经常会到这些村子里去,见证了它们的变化。路边灌木丛被道班的工人修剪成墙,边沟修葺得坡路分明。沿着平整的水泥路在村子里转,排排的行道树把原本杂乱的巷道规整起来,小广场的边墙上彩绘着一幅幅连环画;三五只闲散的溜达鸡,在墙角扎堆刨食着;狗儿趴在老人的脚边晒太阳,静静地享受着小村子的安宁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,村子里的路灯会准时亮起来,人们开始向广场聚拢。锣鼓起来了,鼓打起来了,大家一起扭起来,广场边新栽的小树也跟着声声唢呐随风摇起来。此情此景,远山之外的游子,是否忆起了北方村庄里的家?

(作者单位:辽宁省兴城市统计局)

爱莲说

梁占震 作

